

青海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文库

马成俊 主编

QINGHAI

MINJIANWENHUA

XINTAN

青海 民间文化新探

马成俊 等著

青海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文库

马成俊 主编

QINGHAI

MINJIANWENHUA

XINTAN

青海 民间文化新探

马成俊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海民间文化新探 / 马成俊等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7
(青海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09482 - 0

I. 青… II. 马… III. 民间文化—研究—青海省 IV.
G1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5721 号

青海民间文化新探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64271909 (编辑室)

010 - 64211734 (发行部)

http: //www. mzcbs. com

印 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12 375

印 数: 0001 - 1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482 - 0 / G · 1693 (汉 77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青海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文库总序

1980年5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青海民族学院成立民族研究所，迄今已走过了28年的历史。回顾以往，我们不禁为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英明决策而感到庆幸万分！2009年是青海民族学院建校60华诞纪念日；2010年，民族研究所将迎来30年庆典。为了庆祝这些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推出了这套丛书。

建所28年来，民族研究所在院党委和院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先后拥有了专门史、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中国民族史、人类学等5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和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获得了专门史、民族学两个省级重点学科；获得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国家级精品课程，形成了以民族学为核心的特色优势学科群；争取到教育部青藏高原民族文化基础数据库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财政部青藏高原特色优势学科民族文化教育研究基地建设项目以及10余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得到了较为充裕的经费支持，综合教学实力和科研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为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和民族学博士点申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青藏高原是人类发源地之一，是历史上各民族、各族群相互交融与互动的舞台，也是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富矿区。但是，由于交通、气候等方面的限制，很少有学者在这里进行长期的研究，即便有国内外学者涉足这一领域，也仅限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并未做深入系统的研究，这种现象与这里人文资源的富集程度是很不相称的。在我国的华北、东北、华南、西南地区先后出现许多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成果，形成不同学派，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不断创新的情况下，西北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人文社科研究在学术界没有太大的作为和影响力，每想及此，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28年来，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三代学术同仁经过不断的努力，走过了初创时期的艰难和新老交替时期的困境。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师资队伍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知识结构渐趋合理。我们前后出版了近百本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的学术专著，我们主办的学术期刊《青海民族研究》从一个一般性的刊物成长为民族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前辈先后离退休，他们倾其毕生心血发表的论文尚未结集出版，后辈们很难查阅到他们的学术成果。为此，为了传递学术传统、提升后辈的学术水平、为了民族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同时也为了了却学术前辈们的一桩心事，我们研究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次出版的专著，包括牟一之教授的民族历史研究文集，贾晞儒教授的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文集，李克郁教授的土族历史与语言文字研究文集，韩建业教授的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文集，马成俊教授等著的《青海民间文化新探》5本。今后，将根据

我所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陆续推出新的成果。这些成果为建构具有青藏高原特色的民族学学科大厦起到积极影响，为我国的民族学研究领域带来新的气息，同时，必将推动青海乃至于青藏高原的人文社科基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马成俊

2008 年 3 月 10 日

目 录

第一章 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	1
第一节 漫话昆仑·····	1
第二节 昆仑神话·····	5
第三节 西王母与昆仑神话 ·····	17
第二章 青海彩陶 ·····	26
第一节 多维视域中的青海彩陶 ·····	28
第二节 青海彩陶的时空定位 ·····	33
第三节 青海彩陶的文化意蕴 ·····	47
第三章 “花儿”——激情点燃高原 ·····	68
第一节 引言 ·····	68
第二节 关于“花儿”文化品性的轮廓描述 ·····	71
第三节 比物与兴象：“花儿”中凝结的 历史文化符号·····	100
第四节 情感与欲望：“花儿”情歌的基本文化特征 ·····	111
第五节 神圣与世俗：“花儿会”的文化特征 和文化功能·····	121
第四章 三川纳顿·····	129
第一节 最长的狂欢节·····	130
第二节 二郎神崇拜·····	163

2 · 青海民间文化新探 ·

第三节	“庄稼其”释读	181
第四节	“杀虢将”新解	188
第五节	纳顿源起	195
第六节	纳顿发展史的复原	205
第五章	六月歌会	209
第一节	“六月歌会”衍生的土壤	210
第二节	“六月歌会”的起源及活动程序	218
第三节	“六月歌会”中祭祀的多种神祇	225
第四节	“六月歌会”中的祭祀仪式及相关人员	239
第五节	“六月歌会”中的民俗舞蹈	254
第六节	“六月歌会”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	271
第六章	史诗之冠	278
第一节	东方《伊利亚特》	278
第二节	英雄谱系	281
第三节	说唱艺人	288
第四节	《格萨尔》的传播	293
第五节	《格萨尔》流布格局	323
第六节	诘问黑格尔	324
第七章	秋季草原盛会——蒙古族那达慕	335
第一节	那达慕内容之一——摔跤	336
第二节	那达慕内容之二——射箭	344
第三节	那达慕内容之三——赛马	349
第八章	文化边缘上的孤岛	358
第一节	撒拉尔：族称、族源及现状	358
第二节	古老的文化记忆	361

第三节	物质文化遗产.....	373
第四节	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375
第五节	历史文献遗产.....	380
编后记.....		385

第一章 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

第一节 漫话昆仑

昆仑山，自帕米尔高原东下，纵横于青藏高原。她西起新疆、经西藏、青海而延伸入四川境内。绵延 2500 余公里，平均海拔 5000 ~ 6000 米，以其巍峨雄壮而闻名于世，被誉为“亚洲脊梁”。昆仑山以东经 81° 为界分为西昆仑与东昆仑。西昆仑是塔里木盆地与藏北高原的天然界山。进入青海境内的东昆仑山体系庞大，主要山系达 11 条之多。由北向南大体可分三列：北支的祁漫塔格山—布尔汗布达山，在柴达木盆地南端，向东伸展而去，主峰布喀达坂峰海拔 6860 米；中支的阿尔格山—博卡雷克塔山—布肯山—阿尼玛卿山，呈西北—东南走向，一般山峰海拔 4000 ~ 5000 米，玛卿岗日峰海拔 6282 米；南支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呈西北—东南走向，成为分割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源头的分水岭。成百上千个湖泊沼地，通过地脉不断滋补着这两个源头，成为滋养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发源地，同时也孕育出华夏文明——昆仑文化之发祥地。

昆仑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自人类从蒙昧至文明，它的根系始终贯通华夏文化，历经千万年历史沧桑，一直被视为炎黄子孙祖脉之所系，并基于此而形成其独特的文化体系。在浩瀚博大的昆仑文

2 · 青海民间文化新探 ·

化中，最具远古文化意蕴和浪漫、神秘色彩的是关于昆仑山与西王母的神话传说，通常谓之昆仑神话体系。

然而，随着人们对古籍文献及口碑资料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学上的进步，文化圈理论的兴起，诸般相关“昆仑”的理论纷争与考证论辩将从学术的高层面上日益揭示“昆仑文化”神秘而诱人的面纱。势必从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解答诸如“什么是昆仑？”“昆仑在哪儿？”“什么是昆仑文化？”等等疑难。这些正是令诸多学者或兴奋不已、或笔战口伐、或进退维谷、或难得其解之焦点。本书无意于此作学术层面的论争，仅将先贤学者方家的金玉玕珠拾遗穿织补篇成文，一示华夏文化博大精深之一斑。

关于昆仑山之地理位置的话题，从现代地理学上的版图来说是甚为明确的，而作为“昆仑文化”、抑或是“昆仑神话”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它却是一个学者专家历来纷争不已的焦点。汤惠生先生曾作如下归纳：

(1) 西北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

——《山海经·海内西经》

(2) 东南说：“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一曰在岐舌东，为虚四方。”

——《山海经·海外南经》毕沅注云：“此东海方丈山也。”

(3) 海外说：“禹杀柳相，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

——《山海经·海外北经》郭璞注云：“此昆仑山在海外者。”

(4) 祁连山说。《后汉书郡国志》：“临羌有昆仑山。”《括地志》：“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南八十里。”

(5) 今广西南宁境说。《方輿纪要》卷一百一十《广西南宁府昆仑山》载，今广西南宁东北境在唐代“有山名昆仑”。

(6) 登州大小昆仑山说。《大明一统志》卷三十五《山·登州府》载,登州也有大、小昆仑山:“大昆仑山,在州东南四十里,其相连者为小昆仑。”

(7) 滇西中缅边界之高黎贡山亦名“昆仑隅”。

(8) 东海方丈山,《水经注》河水条云:“东海方丈有昆仑之称”。

近代学者对此更是众说纷纭,“如《释氏西域记》以阿耨达山为昆仑,丁山以须弥山为昆仑;有的附会《穆天子传》,如顾实谓昆仑在波斯,丁谦、刘师培说昆仑在迦勒底;有据《禹贡》以定昆仑者,如洪亮吉定为天山,张穆定为冈底斯山;有的则以昆仑山的地理地望与某山相验证或从神话人物特征等对昆仑山地理位置加以确定,如何幼琦和何新先生根据记载中昆仑山环以赤水、弱水、流沙等特征其定为泰山;根据昆仑山西王母神话,李文实先生将其定在青海境内;毕沅认为:‘《尔雅释丘》云:‘三成为昆仑丘’。是昆仑者,高山皆得名也。’袁珂先生也同意毕沅的看法;而茅盾先生则由于古史资料中有关昆仑山既是帝之天堂,又为魔之冥狱这一相互‘抵牾’的记载,认为昆仑山神话为后人所‘伪造’。”^①

汤惠生先生通过宗教学之考证,认为“昆仑山”为萨满教中的宇宙山之一,“因此,对于汉代以前的‘昆仑山’,我们不能视其为一个具体的地名,而是一个宗教或神话概念。大约是汉代以后,昆仑山才变成一座具体地理山脉的名称”。^②

另从字音、字义上释义“昆仑”者,观点林立。如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之“混沌”说;古代学者杨雄和现代学者朱芳圃、萧兵之“天形”说;闻一多等学者所持“葫芦”说、“窟窿”说;刘

① 汤惠生:《神话中之昆仑山考述——昆仑山神话与萨满教宇宙观》,载于《昆仑文化论集》,39~40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② 汤惠生:《神话中之昆仑山考述——昆仑山神话与萨满教宇宙观》,载于《昆仑文化论集》,61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夫德等之“蛤蟆”说；杨献益、何新等之“浑黑”说；现代学者蔡大成、吕薇等所持“母体”说等等。然而，“任何现实中的昆仑山不可能等于神话中的昆仑。神化昆仑是我们的先民们充满了想象的综合性的艺术，因而神话中的昆仑在方位上多少有些飘忽不定，有时在大地西北，有时在宇宙中心，有时还在几个地方出现，总之不像现实中的昆仑那样定地不动，所以想一定要给神话昆仑具体地画定一个现实地理上的地方，可能是不符合事实的”。^①“昆仑山神话不是独立的关于特定的一座山的神话，而是生长于古代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体系之中，即她是中华各民族古代自然崇拜宗教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从各民族自然崇拜宗教体系中寻找昆仑山神话的地位与意义”。^②

无论如何，“昆仑山”或“昆仑”是实体还是虚幻，其所汇聚的文化内涵映射出的神秘光环始终诱引着古今文人学士靠近或步入其令人神往的境界。他们在揭开某层迷雾的同时又层层引出更多的迷面，从而在有意无意中不断丰富着昆仑文化的深厚内涵。

1998年由黄山书社出版的《昆仑神话与西王圣母》一书，集中展现了青海学者对“昆仑神话”及“西王母”的研究和探讨成果。学者们各自从不同角度对相应命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和研究，或宏观、或微观，在学术意义和资料意义上发掘和丰富了昆仑文化的内涵。2000年8月，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了一次“海峡两岸昆仑文化考察与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日本、韩国和德国的1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考察和研讨活动。学者们就昆仑文化展开讨论，认为从考古成果、历史文献及民俗文化等方面来看昆仑山即为昆仑神话的发祥地，为昆仑文化之源头。

① 赵宗福：《关于“昆仑神话”基本概念的探求》，载于《昆仑文化新谈》，1页，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

② 南文渊：《昆仑山——古代北方诸民族共同崇拜的圣山》，载于《昆仑文化新谈》，19页，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

第二节 昆仑神话

“如果说神话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源头，是文明古国的象征，那么作为中国古典神话主体的昆仑神话，至少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也无疑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曙光。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文化的繁荣光大，无不与昆仑神话有直接的关联。正由于如此，即使生活在现代文明时代的我们，也很有必要去了解和理解自己文化源头之一的昆仑神话”。^①

昆仑神话是昆仑文化中一颗璀璨绚丽的明珠，甚至可以说是昆仑文化神奇而夺目的光环。“在浩瀚博大的昆仑文化中，最具远古文化意蕴和浪漫、神秘色彩的是关于昆仑山和西王母的神话传说”。^② 昆仑神话，是华夏神话大系中的主体神话，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远古部分，在其产生和流传当中融入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内容，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生产生活、哲学思想、民族精神的结晶。而作为“昆仑山”、“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山海经·海内西经》）；“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博物志》）；“黄帝之所休”（《庄子》）等，俨然是天庭之中心，其地位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亚。

在昆仑神话体系中，广为流传的有：盘古开辟天地、女娲炼石补天、燧人钻木取火，伏羲始作八卦、共工怒触不周山、黄帝创世、西王母与东王公、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穆天子神游、王母蟠桃会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黄帝与西王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① 赵宗福：《关于“昆仑神话”基本概念的探求》，载于《昆仑文化新谈》，17页，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

② 曲六乙：《青海昆仑文化是金色文化》，载于《昆仑文化论集》，1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

至于昆仑神话所应包括的神话人物和神话事象，许英国先生认为：“凡神话人物与昆仑及其辖域或直接或间接有联系的，都应该包括在昆仑神话范畴之内。但有主线人物和副线人物。其行动虽出现在昆仑及其辖域内，而主要活动在他区的则为副线人物。研究昆仑神话，必须以主线人物为轴心，兼及副线人物，关注各种神话象，分清主次，广泛探索，深层开掘，才能窥见全貌。”^①由此副线人物主要是：伏羲、女娲、黄帝、少昊、蓐收、后羿、嫦娥、赤松子、共工、东王公等，而最早出现在昆仑山的神话人物即为伏羲和女娲，昆仑神话的核心人物是西王母。

古代汉文献中大量地保存了昆仑神话内容，其神话中的情节往往由简到繁，人物亦由寡趋众，内容及语言亦日渐丰富，加之历代文人学士的注疏，其体系庞大、人物及情节更趋纵横交织。为保存昆仑神话和多学科研究提供了一笔异常丰富的文化遗产。

下面依据昆仑神话之主题类型，从古文献中作一描述。

一、天地之初

1. 盘古开天辟地神话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地去地九万里。”

——《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

“元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

^① 许英国：《昆仑神话纵横谈》，载于《昆仑神话与西王圣母》，93页，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

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两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蚘。”

——《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

“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准湫，毛发为草木。”

——《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

2. 黄帝化生阴阳

“黄帝生阴阳”。“高诱注：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有阳。”

——《淮南子·说林训》

以上是创世神话在昆仑神话中的具体表述。讲述天地、阴阳、山河、草木之形成。此间人类尚未出现，而盘古、黄帝却是以人的形象而出现。人类在自己的童年期，凭借丰富的想象表达对生存环境的认识，同时也体现出人对自身生理特征的认识，从自身的构造演绎自然界的特征，表现出从人体到自然界的一种纯朴的宇宙观。天地万物既已形成，便开始探讨人类自身的由来，于是造人神话由此诞生。

二、人类之诞生

1. 女娲造人

“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高诱注：“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上骈、桑林，皆神名。女娲，王天下者也。七十变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

——《淮南子·说林篇》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埴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埴人也。”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

创世的盘古、黄帝俱为男性，因为盘古能“发髭为星辰”、“黄帝者，炎帝之兄弟也”。（贾谊《新书·盖境》）他们体现出的是男性所特有的阳刚、威猛，所以是创世者。而黄帝却又能化阴阳，为女娲之造人创造条件。这里“黄帝生阴阳”实际就是一种秩序的形成。因为“黄帝中和之色，自然之理，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白虎通·号篇》）自然界之天地阴阳既已形成，造人也就需要阴阳男女的区分。所以尽管创世者以男性化的特征来创造自然万物，而女娲并没有完全以自身为模版创造全是女性化的人类。这是因为黄帝在女娲造人之初就制定了阴阳男女的机制，从而使人类由被造进入自身阴阳平衡，相生相长，从此繁衍生息下来。

如此看来，黄帝和女娲相为配合创造了人类。这里还需注意的是黄帝即是天帝。《庄五·至乐》：“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庄子·天地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山海经·西次山经》说：“昆仑之丘，是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说明黄帝即为昆仑之巅之天帝，所以高诱注“黄帝生阴阳”时，即谓：“黄帝，古天神也”。《抱朴子·释滞》：“女娲地出。”女娲由地而生又创造人类。黄帝代表天，即为阳；女娲代表地即为阴，而二者均为帝，于是人类始得以演化诞生。

2. 女娲伏羲合亲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取执扇，象其事也。”

——唐李冗《独异志》卷下